

第九回 魏臨川於中取利 花文芳將計就計

話說花文芳正欲上床，聽魏臨川回來，嚇得目定神癡，說道：“怎麼好？快快放我出去。”崔氏看見他如此模樣笑道：“你這樣小膽兒，就來偷人家老婆麼？”花文芳道：“你叫我那處藏躲方好？”崔氏道：“你且莫慌，且把身子蹲下來，爬入床下躲避，等他睡了，放你出去，千萬不可做聲，倘若知道，你我性命難保。”花文芳此時要命，不顧灰塵，如狗一般爬進去。躲在床底下，戰戰兢兢叫道：“你快些叫他去睡。”崔氏道：“我曉得。”拿了一枝燭走來開門。

魏臨川進了門來問道：“如何這樣久，纔來開門。”崔氏道：“哄我等了一個更次，等得不耐煩，方纔睡下。”臨川道：“小紅難道有這些瞌睡？”崔氏道：“他平日到晚間就像個瞌睡鬼。”說畢將門關好，到了房中。崔氏故意問道：“你在那裏喫酒，此刻纔回。”魏臨川道：“我被花文芳這個狗頭關在書房喫酒，要我定計去害那馮旭，他喫了幾杯就到他舅舅家去了，叫花有憐陪我喫了一會，不見他來，我想著一事情，不放心我就溜了回來。”崔氏道：“想起甚麼事情，這等要緊。”魏臨川道：“那花文芳這個狗頭，不是好人，就像色中餓鬼，他昨日到我家中來，立意要見你作揖。後來坐到客位裏，兩隻狗眼祇是向房內裏亂勾。莫要被你看見了你，將我關在家內。今日恐他溜在我家，與你……”說到此處就不做聲了。崔氏道：“與我怎的？”魏臨川道：“與你那個。”崔氏一口啐道：“你在那裏喫了臊尿回來，有天無日頭的嚼咀，說胡話，你把老娘當做甚麼人看待？老娘也不是那等人！”魏臨川道：“你若正經當初也不該跟我逃走了。”崔氏聽見滴了他上水毛，哭罵道：“你這天殺的，好沒良心，老娘是怎樣待你。到今日拿著老娘散酒瘋。”臨川見崔氏認真哭起來，祇得陪個笑臉道：“你我夫妻那裏不說句閑話，頑耍頑耍，怎麼就認起真來了？”崔氏罵道：“你這個不得好死的強盜，別的話還可，這偷人養漢事情，都是賴得人的麼？”臨川笑道：“是我不是，請睡了罷。”崔氏道：“你要睡祇管去睡，莫管我的閑事。”

魏臨川將衣巾解下，爬上床，把頭放在枕上，就打起呼來。崔氏又叫了一會，方把燭臺取在手中，轉將下來，向床下一張，祇見花文芳睡在一邊，用手一招，花文芳自床下慢慢爬出來。崔氏遮了他的身子，出了房門，來至客位。花文芳低低笑道：“嚇殺我也。”一把摟抱求歡。崔氏道：“不可，恐他醒來，不當穩便，我有一計，將魏臨川明日叫到府中去，吩咐門上不可放他回來，你家花園在隔壁，明日晚間，取張梯子爬上牆頭，我便拿條板凳接腳，扶你下來，豈不為妙？免得在大街往來，被人看出破綻來。牆上來，牆上去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那個曉得，此刻快快回去！”有詩為證：

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。

兩般猶不毒，最毒婦人心。

看官，你說婦人中難道盡是毒的麼？就沒有幾個賢慧而不毒的？不觀史書中所載：王昭君和番北地，孟姜女哭倒長城，楚虞姬營中自刎，浣紗女抱石投江，難道四個古人的心腸也是毒的不是這個原故，自古道淫心最毒，凡婦人淫心一生，不毒者亦毒，這就叫做最毒婦人心。花文芳道：“賢嫂重愛，祇是叫我今夜如何耐法？”崔氏道：“今日是萬萬不能的。”花文芳無奈急將婦人摟抱，做了一刻乾夫妻，方纔撒手。於是婦人輕輕將門開了，花文芳那裏捨得出門，婦人將他向外一推，把門緊關。正是：

閉門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。

崔氏悄悄回來進房，上床睡不題。

且說花文芳到了街上，黑洞洞的好難行走，他生長富貴之門，何曾走過黑路？祇因貪花好色，到此時也說不得了，祇得移步向前走去，不想腳下一滑，朴咚一交倒於地下。原來是一泡稀屎，跌了一身，臭氣難聞。莫奈何爬起來，摸著牆根而走，摸了一會兒到了自家門前，用手扣門，裏面問道：“是誰打門。”花文芳在外邊罵道：“該死的狗才，還不開門！”門公聽得是大爺聲音，慌忙將燈照著開了大門。花文芳進了大門，門公聞得一陣臭氣，將燈一照，祇大爺渾身都是灰塵，又見黑地裏一人回來不成模樣，問道：“大爺為何這般光景，到那裏回來？”花文芳大聲喝道：“該死的狗才，要你管甚麼？”竟望裏邊去了。門公好不沒趣，將門關上。正是：

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家瓦上霜。

不表門公，且說花文芳來到書房，叫道：“有憐快來！”那有憐已在床上打盹，猛然聽得大爺呼喚，忙忙爬將起來，走到文芳面前，一見大爺這般光景。問道：“大爺為何如此模樣？”花文芳道：“都是你帶累我喫這場大苦，險些兒性命不保。我吩咐你將魏臨川關住，你為甚麼放他回去？我幾乎被他捉住，送了性命。”有憐聽了，笑道：“正是：寧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”

有憐又問道：“大爺怎樣脫身回來？”文芳道：“多虧婦人設謀定計，躲在床下，等他睡了放我出來，走到街上遇著甚物一滑，跌了一身屎，你道氣也不氣！”有憐道：“小人去解了手，回來那臨川就不見了。大爺不消氣得，待我取些水來，與大爺洗手。”

忙忙代他脫下衣服，洗手已畢，換了衣巾。有憐又問道：“大爺是嘗著婦人的滋味了？”文芳搖頭道：“正待上床，遇著他回來敲門。婦人約我明日晚上從牆頭上過去。”你可明日早些把魏臨川關在書房，不可放他出去。我到晚間過去，說畢就在書房歇了，少不得將有憐做婦人一回。

次日早間，著有憐請魏臨川，來至門前，用手扣門，婦人與魏臨川尚未起來，聽見扣門，問道：“何人扣門？”婦人也不答應，臨川道：“我與你說話，你為何不做聲？”婦人道：“你這天殺的，不知在那裏喫了臊尿回來，拿咱老娘撒酒瘋，今日要說個明白，老娘把頭髮一剪下來，就往庵堂去了。”魏臨川道：“果然我昨日喫醉了，有甚言語，賢妻寬宏大量，且自恕過了罷，這叫做‘大人不記小事’自古道：‘君子避酒客。’不要著惱。下次再如此，賢妻罵也可，打也可。”婦人忍不住笑將起來，道：“你真真是張滑利嘴，那個說得過你。”魏臨川道：“就是個死人也要說活了哩。”

婦人一笑又聽見扣門甚兇，魏臨川忙叫小紅開門，看是何人。崔氏道：“你好個當家人，叫這個小紅開門。倘遇著一個歹人，走將進來，把客座的物件拿去，那時怎處，你還不起來自己去開門。”魏臨川道：“怎奈我昨夜晚，喫傷了身子，有些懶動，不然你起來，看是何人。”婦人道：“我不好去，清早頭不梳，面不洗，倘或是個生人成何體統？”魏臨川祇得穿了衣服，走來開門，見是花有憐，請進坐下道：“你今日起得恁早？”花有憐道：“因你昨日晚上溜回，大爺把我責罰一頓，今日叫我絕早請你過去。”魏臨川道：“你請坐著，我洗了臉去。”花有憐道：“到我府中洗臉罷。”拉他同行。

魏臨川道：“小紅關門。”婦人在房聽見，應聲曉得。不一時進了府門，來至書房內，見花文芳行禮畢坐下。花文芳道：“你這天殺的，

昨日為何溜了回去？我大爺回來不見了你，我就一夜不曾睡著。”臨川道：“小人回去也不曾合眼。”文芳道：“你為何不睡？”臨川道：“坐著想主意。”文芳道：“主意有了麼？快快說與我知道。”臨川道：“待小人洗過臉，喫些點心，再說。”文芳忙令魏臨川說出害馮旭的主意。正是：

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

不知怎樣害得馮旭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